『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十三號（2019.03）167-179 頁

論敦煌本《十王圖》與北斗信仰*

林生海

《佛說十王經》又稱《佛說閻羅王授記四衆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閻羅王授記經》《十王經》等，它是佛教傳入後，融合中國民間信仰在唐代形成的一部經典。該經講在中陰期，從死後的第七日至七七日、百日、一年、三年，亡魂依次經過地府十王接受審判，十王依據 “業報” 裁定死者的轉世輪迴。在敦煌本《十王經》文獻中，有地獄圖（十王圖）與七言讚文的一類頗受學界關注[1]。特別是繪有精緻的十王插圖的 P.2003《十王經》中，第五殿閻羅王頭戴冕旒，冕旒之上畫有北斗七星 [參圖一]，惹人注目。雖然有學者提及此細節[2]，但管見所及，尚未見專門探討的文章。“南斗注生，北斗注死” 的觀念早已有之[3]。爲何《十王圖》上繪有北斗七星，並且畫在閻羅王的冕旒之上？ 北斗七星在地獄審判中有何意義，其與閻羅王信仰有怎樣的關係？鑒於此，本文以敦煌本《十王圖》及相關資料爲中心，對民間信仰中的冥界信仰問題，試作論述如下。

---

*[基金項目] 本文系 2018 年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 “出土文獻與敦煌民間信仰研究”（AH-SKF2018D77）階段性成果。初稿曾在 2018 年 9 月 16 日浙江大學 “中日敦煌寫本文獻學術研討會” 宣讀，承蒙玄幸子、王丁、余欣等諸位老師及與會學者賜予教示，謹致謝忱。

[1]相關研究參見：小川貫弌《閻羅王授記經》，牧田諦亮、福井文雅編《講座敦煌》卷 7《敦煌と中國佛教》，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 年，223-239 頁。杜斗城《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 年。澤田瑞穗《地獄變：中國の冥界說（修訂）》，東京：平河出版社，1991 年。羅世平《地藏十王圖像的遺存及其信仰》，《唐研究》第 4 卷，1998 年，373-414 頁。小南一郎《「十王經」の形成と隋唐の民衆信仰》，京都《東方學報》第 74 册，2002 年，183-256 頁。黨燕妮《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十王信仰》，《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三編》，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5 年，232-270 頁。荒見泰史《關於地藏十王成立和演變的若干問題》，《敦煌講唱文學寫本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159-195 頁。朱鳳玉《從儀式教化論敦煌十王經與十王圖之運用》，《敦煌學》第 30 輯，2013 年，1-19 頁。荒見泰史《敦煌本〈佛說十王經〉與唱導：從十王經類的改寫情況來探討民間信仰的變遷》，《中國俗文化研究》第 8 輯，2013 年，178-192 頁。張總《〈十王經〉新材料與研考轉遷》，《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5 卷，2015 年，53-93 頁。張小剛、郭俊葉《敦煌 “地藏十王” 經像拾遺》，《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5 卷，2015 年，95-109 頁。太史文《〈十王經〉與中國中世紀佛教冥界的形成》，張煜譯，張總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以上所舉只是其中的部分而已。

[2]殷光明《敦煌壁畫藝術與疑偽經》，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年，314 頁。太史文著，黨燕妮、楊富學譯，杜斗城校《中陰圖: 敦煌出土插圖本〈十王經〉研究》，《西夏研究》2014 年第 4 期，109 頁。

[3]（晉）干寶撰，汪紹盈校注《搜神記》卷 3，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34 頁。

一．敦煌本《十王圖》相關資料調查

一般認爲，十王信仰是唐代襄陽開元寺道明和尚在大曆十三年（778）二月八日死而復生後，講述在冥界遇到十殿閻王的情形而逐漸形成的。此後，成都府大聖慈寺沙門藏川據道明所言寫成了十王經典。據《十王經》宣稱，只要敬奉十王，舉辦十王齋，亡靈便可免除受苦。該經出現後，在社會上流傳甚廣，從敦煌藏經洞文獻亦可管窺得知[4]。目前，散藏於世界各地的漢文敦煌寫本《十王經》已發現 40 餘件：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董文員繪卷、Ch.00404 +Ch.00212 + S.3961、P.4523+Ch.cii001、P.2003、P.2870（以上有圖與讚文）、P.3761、P.5580-b、S.5531-h、S.2489、S.3147、S.4530、S.4805、S.4890、S.5450-b、S.5544-b、S.5585、S.6230、S.7598 +唐 69 + S.2815、北 8254(鹹 75)、北 8255(服 37) 、北 8256(字 66) 、北 8257 (字 45) 、北 8258 (列 26) 、北 8259 (岡 44) 、北新 1537、散 799（日本書道博物館）、散 535（羽 408）、散 262（羽 73）、羽 723、羽 742V、上博 48-17、Дx.00803、Дx.00931、Дx.03862、Дx.03906、Дx.04560 + Дx.05269 + Дx.5277、Дx.06099 + Дx.00143、Дx.06611 + Дx.06612、Дx.07919 + Дx.07960 + Дx.07909 + Дx.08062、Дx.11034，其中有插圖的《十王圖》5 件。

此外，已知敦煌發現的單幅畫本《十王圖》還有：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藏伯希和所獲敦煌絹畫 MG.17662、MG.17793、MG.17794、MG.17795、EO.3644 與麻布畫 EO.1173、EO.3580，斯坦因所獲敦煌絹畫 Ch.lxi.009、Ch.0021、Ch.00355、Ch.xxviii.003 與紙畫 Ch.lxiii.002，聖彼得堡藏 SI3133/4、SI1751、SI1752，大阪天理圖書館回鶻文殘片、柏林藏回鶻文寫經繪圖殘片 MIK3:4535、4637、7246、7248、7256、7451 等[5]，其中，伯希和與斯坦因所獲敦煌本《十王圖》保存較爲完整，是研究敦煌十王信仰的主要資料。

（一）敦煌本《十王圖》中的閻羅王與北斗七星圖

十殿冥王之中，唯一以古代帝王形象出現的是第五殿閻羅王。此外，五道轉輪王（五道將軍）頂盔帶甲[6]，其它冥王服飾風格大體相同。P.2003《十王經》中，閻

[4]如 958 年抄寫的津藝 193 號《十王經》記載敦煌曆官翟奉達，悼念亡妻："第一七齋，寫《無常經》一卷……第五七齋，寫《閻羅經》(即十王經) 一卷"。抄寫於 911 年的 S.5544《佛說閻羅王授記經》題記寫道："奉爲老耕牛一頭。敬寫金剛一卷、授記 (即十王經) 一卷，願此牛身領受功德，往生淨土，再莫受畜生身。"

[5]太史文《〈十王經〉與中國中世紀佛教冥界的形成》附録 5，205-208 頁。張總《〈十王經〉新材料與研考轉遷》，《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5 卷，2015 年，92 頁。

[6]按 P.2003《十王經》過十殿之時，五道轉輪王是武將模樣，而在十王圖中，五道轉輪王着文官服飾，形象不固定。宋代是轉輪王形象轉變的關鍵時期，轉輪王的武將形象至南宋一變成爲文官形象。參見鄭阿財《唐五代 "五道將軍" 信仰之發展：以敦煌文獻圖像爲核心》，《中國俗文化研究》第 5 輯，

羅王頭戴長方形冕旒，在冕旒頂部足夠長的空間上畫了北斗七星。其它冥王並沒有那樣的冕旒，設想在他們的冠帽（橢圓形）上畫北斗七星，從構圖上來說非常困難。因爲多數《十王圖》未有榜題或文字說明，因此，冕旒成爲判定閻羅王，進而確定北斗七星圖的關鍵因素。

閻羅王圖像一般畫在《十王經》卷首的釋迦說法（授記）圖或地藏十王圖，以及經文中的“第五七日過閻羅王”之處。在 P.2003 等寫本文獻中，釋迦牟尼畫得比其他人物要大很多，十王分兩列對坐於釋迦牟尼蓮座之下，後上方是娑羅雙樹，將此圖連接到佛陀說法的拘屍那城。這樣，圖文本的《十王經》卷首與經文中，兩處位置一般都能看到閻羅王。像 Ch.0021 之類的單幅畫本中 [參圖二]，沒有經文部分，閻羅王圖像只出現一次。另外一些寫本、絹畫等因殘缺、信息不足，無法確認閻羅王與北斗七星圖是否出現。閻羅王位次與北斗七星圖的出現情況，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 敦煌本《十王圖》中閻羅王的位次與北斗七星圖

編號	收藏地	十王座次	卷首 星圖	卷中	備註
P.2003	巴黎	⑤ ① ↓ ↓ ⑨ ⑤ 左⑤爲閻王	○（模糊）	○	無榜題（推測座次） 左⑤=左 1=⑥
P.2870	巴黎	① ⑤ ↓ ↓ ⑤ ⑨ 右⑤爲閻王	○	×（遮擋不見）	右⑤=右 1=⑥ 左⑤爲五道轉輪王
P.4523+ Ch.cii001	巴黎 倫敦	⑤ ① ↓ ↓ ⑨ ⑤ 右⑤爲閻王	○	×（冕旒上有三垂腳）	純圖本
Ch.00404+ Ch.00212+ S.3961	倫敦	① ⑩ ↓ ↑ ⑤ ⑥ ⑤爲閻王？	殘缺不見	×	無榜題 殘缺不全
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	大阪	① ⑤ ↓ ↓ ⑤ ⑨ 右⑤爲閻王	×	×	董文員繪卷 911 或 971 年

2008 年，584-607 頁。

Ch.0021 =SP.23	倫敦	① ⑩ ↓ ↑ ⑤ ⑥ ⑤爲閻王	×（？有缺損）	繪本，無此場景。下同。	無榜題 ⑩爲五道轉輪王
MG.17662	巴黎	⑩ ① ↑ ↓ ⑥ ⑤ ⑤爲閻王	○ (稍模糊)	——	981 年
MG.17793	巴黎	左右各兩列 閻王位於前	×	——	無榜題 全部著文官服飾
MG.17794	巴黎	閻王位於右前	○（形狀不規則）	——	無榜題 五道轉輪王獨立
MG.17795	巴黎	⑩ ⑤ ↑ ↑ ⑥ ① ⑤爲閻王	○（十二星）	——	無榜題 ⑩爲五道轉輪王
EO.1173	巴黎	順序較亂，閻王位於左上	×（模糊）	——	五道轉輪王？與閻王同側並列
EO.3580	巴黎	順序較亂，閻王位於左上	○（八星？）	——	無榜題五道轉輪王位於右上
EO.3644	巴黎	⑩ ① ↑ ↓ ⑥ ⑤ ⑤爲閻王	○（模糊）	——	無榜題 全部著文官服飾， 有兩王居中而坐
Ch. lxi. 009=SP.9	倫敦	⑩ ⑤ ↑ ↑ ⑥ ① ⑤爲閻王	×（模糊）	——	無榜題 全部著文官服飾

首先，據表一可知，關於閻羅王座次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1) 在寫本《十王圖》中，十王常分爲兩列，閻羅王畫在佛陀或地藏菩薩兩旁的第一位或第五位，位置並不固定，二者的差異既是畫家創作思維的個性體現，也可能是依據了不同的《十王圖》版本。畫在第五位符合經文中“第五七日過閻羅王”，而在第一位更表明了閻羅王地位的特殊[7]。十王之中，閻羅王頭戴冕旒，是唯一被稱作天子的“閻羅天子”，將在未來世成佛，但又與其它冥王並列共掌冥界，故而十王的相互關係並不明確。(2) 據《十王圖》榜題顯示，經常出現兩個“第五”、沒有“第十”的情形：“第五 XX 王”與“

[7]後世的《玉歷勸世》《玉歷閻王經》等書，對閻羅王因何身居第五殿解釋云：“吾本居前第一殿，因憐屈死。屢放還陽伸雪。降調司掌大海之底、東北沃石下。叫喚大地獄並十六誅心小地獄。凡一切鬼犯，發至本殿者，已經諸獄受罪多年，即有在前四殿查核無甚大過。每各按期七日，解到本殿，亦查毫不作惡。屍至五七日，未有不腐者也，鬼犯皆說在世尚有未了善願……哀求准放還陽，無不誓願，必做好人。吾聞之曰：汝等，昔時作惡昭彰。神鬼知你，今船到江心補漏遲，可見陰司無怨鬼。”參見張總《地藏信仰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年，156 頁。

第五七日過閻羅王”。“第五 XX 王” 字跡模糊，但也可以判定是 “第五 五道轉輪王”。排在第五位的閻羅王和原本第十位的五道轉輪王在座次上發生矛盾。我們知道，從去世之日起，到轉生之時（四十九天至三年以後），亡魂依次經過十王，五道轉輪王（五道將軍）掌握最後一道大門，輪迴者必經此門，其地位亦較特殊。這在 MG.17794《十王圖》上也有反映 [參圖九]，五道將軍頂盔帶甲、攜帶兵器，單獨立於其它九位冥王的對面，與衆不同。據座次位置可以推測，當時可能存在五道轉輪王信仰與閻羅王信仰的較量。（3）在單幅絹畫本《十王圖》（《地藏十王圖》）上，十王通常按照經文中第一王到第十王的順序，圍繞披帽地藏菩薩依次坐成一圈，或不再一一排位置（此時，閻羅王通常最靠近地藏菩薩），未發生寫本《十王圖》上座次衝突的矛盾。

其次，關於北斗七星圖。上述五件圖文本《十王圖》，至少有一半的閻羅王冕旒上畫有北斗七星圖像。而在單幅絹畫本《十王圖》中，如 MG.17662[參圖五]、MG.17795[參圖六]、EO.3580[參圖七]、EO.3644[參圖八]《十王圖》的閻羅王冕旒上，也繪有星象圖。因此可以肯定，北斗七星這樣的星象圖並非畫家個人的獨創構思，而是以模件化（程式化）的形式對當時民衆信仰心理的記録與刻畫。通常認爲，“七” 是表示生命週期變化的具有死而復生意義的神秘數字[8]。在佛教文化中同樣如此。據說，釋迦牟尼佛一出生落地就行走七步。前六步表示六道，第七步表示悟道，“七” 代表了東、南、西、北、上、下、中，寓意超脫圓滿。在佛教文化中，“七” 無處不在，諸如七方便、禪七、七級浮屠等等。按，北斗七星另有北斗八星、北斗九星之說。EO.3580[參圖七] 上很像是北斗八星，反映了北斗八星信仰的痕跡。如上表所示，觀察 MG.17795《十王圖》[參圖六] 會發現，圖上所畫並非七星，也不是八星，而是十二星，不知是何原因。

敦煌寫本與絹畫本之外，敦煌壁畫中也發現了一些《十王圖》。據專家調查，初步統計有：晚唐時期的莫高窟第 8、217 窟；五代時期的莫高窟第 6、375、379、384、390、392 窟，榆林窟第 38 窟；宋代的莫高窟第 176、202、380、456 窟，榆林窟第 35 窟；西夏時期的莫高窟第 314 窟、東千佛洞第 5 窟等十六鋪[9]，除東千佛洞第 5 窟的一鋪 “十王圖” 之外，其餘都是地藏與十王相結合的形式，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十王信仰的流行情況。遺憾的是，因爲敦煌壁畫的脫色損壞，筆者所能看到的此類殘存的《十王圖》中，尚未見北斗七星的出現。

[8]參見王紅旗《生活中的神秘數字》，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3 年，224-232 頁。
[9]參見郭俊葉《敦煌晚唐 “地藏十王” 圖像補說》，《華夏考古》2011 年第 4 期。

（二）敦煌以外東亞世界的部分《十王圖》

本世紀初，德國漢學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通過十三世紀的寧波畫坊製作的流散在世界各地的諸多《十王圖》，對地獄的官府風貌進行了精深的研究，指出模件化的思想如何貫通於中國人的官本位思想之中。其使用的除了法國巴黎吉美美術館與大英圖書館藏《十王圖》之外，主要包括：德國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藝術博物館、日本京都高桐院、京都大德寺、滋賀縣永源寺、奈良國立博物館、九州博多市善導寺、神奈川縣立博物館、神奈川金澤文庫、大阪府正木美術館、香川縣高松市法然寺、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廣島縣淨土寺等機構的藏品。其中西方收藏的《十王圖》如柏林、波士頓、紐約等藏品，均來自或入藏過日本的博物館[10]，這些《十王圖》的信息來源有待一一考察。可以肯定，上述《十王圖》之外，世界各地散佈有更多、甚至難以數清的此類藏品。爲了比較研究，對敦煌以外的《十王圖》進行搜集調查也非常必要。然本文並非旨在網羅世界各地的《十王圖》進行研究，那樣在時間與調查難度上也並非目前可行。因此，筆者僅將常見的敦煌以外東亞世界流傳的《十王圖》，調查列表如下。作爲敦煌之外的“他者”參考，藉以管中窺豹、有所裨益。

表二 敦煌以外的部分《十王圖》

所藏地	題名	來源	北斗七星圖	時代	備註
東京靜嘉堂文庫藏	十王圖	高麗	○（八星？）	高麗時代（918-1392）中期	
浙江靈岩寺塔藏	佛說十王預修生七經	靈岩寺	×		白描、墨染，無色彩
滋賀・永源寺藏	地藏十王圖	寧波	×	南宋（1127-1279）	南宋陸信忠繪製
奈良國立博物館藏	十王圖	寧波	×	南宋 13 世紀	南宋陸信忠
奈良國立博物館藏	十王圖	寧波	×	元代 14 世紀	元代陸仲淵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地藏十王圖	首爾	×	1673 年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地藏十王圖	首爾	×	1725 年	碩敏等五位畫家繪製
日本高野山寶壽院藏	預修十王生七經	和歌山	×		大正藏圖像部第 7 卷

表二中，除了靜嘉堂文庫藏高麗時代《十王圖》之外，閻羅王冕旒上通常沒有

[10]有關日本藏《十王圖》的閻羅王圖像部分，筆者尚未一一核實，附記於此。參見雷德侯《萬物：中國藝術中的模件化和規模化生產》第七章“地獄的官府風貌”，張總等譯，黨晟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年，221-248 頁。

出現北斗七星的情形。帶有北斗七星圖（八星？）的靜嘉堂文庫藏高麗時代《十王圖》[參圖十]，風格與其它十王圖有一定的差異，可能是高麗王室授權宮廷畫師創作的[11]，有敦煌閻羅王信仰的特點。無論是北斗七星，還是北斗八星，《十王圖》上閻羅天子冕旒上的星圖，反映了傳統儒家社會中的天命觀念。換言之，閻羅王與北斗七星的結合也可以看作是中華思想中君權的象征反映。

上述東亞世界流傳的《十王圖》之外，國內還有一些地藏十王造像雕塑同樣反映了十王信仰在民間傳播的情況。如四川綿陽北山院摩崖雕刻第 9 號、安嶽香壇與遂寧金馬寺及聖水寺石刻、大足北山、河南方城香山、河北阜平石佛堂、杭州西山造像、五臺南禪寺壁畫[12]等。這些雕塑造像中，閻羅王多與其它諸冥王一樣未帶冕旒，也沒有星圖；要麼造像年代久遠，侵蝕損壞，難以判斷有沒有星圖。

綜上，《十王圖》的諸種資料，反映了唐宋以來《十王經》傳播與十王信仰流行的情況。雖然敦煌壁畫、造像類《十王圖》殘損比較嚴重，看不到北斗七星圖的存在，但敦煌本《十王圖》明確反映了地獄審判中北斗七星信仰的存在。

二．敦煌本《十王圖》中的北斗信仰

十王信仰屬於對死後世界的冥界信仰現象。人类想象在死後世界，亡魂與生人一樣勞作生活。如戰國時期出現的遣策（物疏）、秦漢的告地疏、東漢的鎮墓文、買地券、魏晉以來的衣物疏等，通過文書等溝通陰司，爲死者在陰間提供生活保障[13]，進行秩序安排。在古代民間信仰中，北斗七星具有特殊的地位，兼具主壽、司殺、王權、壓勝、辟兵、星占等多重宗教職能[14]。值得注意的是，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倡“天人感應”說的背景下，如漢緯《春秋佐助期》曰：“天子法斗，諸侯應宿”[15]，北斗與王權的對應被繼承並得到強化，形成神秘的天人感應關係。《十王圖》畫家將閻羅王繪成頭戴北斗七星冕旒的形象，集中體現了閻羅王信仰與北斗信仰的融合。

（一）佛教傳入中國前後的冥界信仰

衆所周知，泰山北斗是對敬仰的權威的稱呼，這是一句有著深刻文化內涵的成語。古人認爲，東岳泰山上通天庭，故天子封禪於泰山，下有地府，人死後亡魂歸

[11]周煒《日本靜嘉堂美術館藏中世紀佛畫〈十王圖〉考釋》，《榮寶齋》2008 年第 2 期，200-211 頁。
[12]詳見張總《〈十王經〉新材料與研考轉遷》，《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5 卷，2015 年，53-93 頁。
[13]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以買地券、鎮墓文、衣物疏爲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14]有關中國古代北斗信仰的研究成果寥寥，僅在少量天文星占類著作或單篇論文中有所涉及，最新而系統的研究成果，可參見朱磊《中國古代的北斗信仰研究》一書（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年）。
[15]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819 頁。

於泰山之下，東嶽大帝（泰山府君）被奉爲冥界主宰。後來又認爲酆都爲冥界入口，酆都大帝也被視爲冥界主宰。有別于佛教傳入中土後形成的地獄（梵語曰：那落迦 Naraka，泥犁 Niraya 等，意爲 “苦的世界”），地獄思想在佛教中出現的很早，被認爲最早出現在釋迦摩尼佛的說法集《法句經》和《經集》中[16]，泰山、酆都等冥界並不涉及對死者的審判。佛教傳入之後，早期佛教與印度神話中掌管冥界的閻羅王也被帶入中國，改變了中國固有的冥界信仰結構。十王之中，除了印度傳來的閻羅王與中國固有的泰山王（泰山府君）是大有來頭的冥神之外，其餘多是編者所杜撰的。佛教吸收了泰山治鬼的觀念，以十王共掌地府，受地獄審判、果報輪迴等觀念影響，地獄成爲黑暗、殘酷的代名詞。

要辨明《十王圖》所反映的冥界信仰現象，需要確定閻羅王信仰與北斗信仰的結合是發生在佛教傳入後，還是在印度佛教時代。北斗信仰是中國比較古老的信仰。周代之時，北斗已經作爲王權的象徵爲周天子所壟斷使用[17]。秦漢時期是北斗信仰全面發展走向成熟的時期。按《搜神記》記載：“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至北斗，故有求拜天”[18]。南斗在古代天文學中的地位遠不如北斗，道教南斗受生觀念是從北斗主死觀念中演化而來，北斗集主生死於一體[19]。東漢道書《老子中經》云：“漩磯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萬二千神，持人命籍。”《後漢書・天文志》云：“北斗主殺”“北斗魁主殺”[20]。又《太平經》云：“故後六爲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乃至危也。故帝王氣起少陽，太陽常守斗建。死亡氣乃起於少陰，太陰常守斗魁”[21]。北斗掌管世間之厲鬼，演繹成北斗主殺的觀念爲後世所傳承。在漢代的死後世界觀中，靈魂如果能夠歸於北斗，便可還於司命，從而獲得重生[22]。

對應天上的北斗，冥間還有主生殺的鬼官北斗的說法。如梁代陶弘景《眞誥》云：“禍福吉凶，續命罪害，由恬昭第四天宮，鬼官地（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非道家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爾。”[23]鬼官北斗乃道家七辰北斗下屬的考官。據南朝顧歡《道跡經》殘卷之《道跡靈仙記》“六官名第一” 云：“人初死皆先詣紂絕陰天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禍福吉凶宿命罪害由恬照第四天宮，鬼官北斗君治此中。鬼官之北斗，非天上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耳……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耳，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

[16]梅原猛《地獄的思想》，劉瑞芝、卞立強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年，6 頁。
[17]朱磊、李楠《殷周北斗信仰初探》，《中原文物》2014 年第 2 期。
[18]（晉）干寶撰，汪紹盈校注《搜神記》卷 3，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34 頁。
[19]韋兵《道教與北斗生殺觀念》，《宗教學研究》2005 年第 2 期，139 頁。
[20]《後漢書》卷 101《天文志中》，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3234 頁；同書卷 100《天文志上》，3220 頁。
[21]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卷 73 至 85，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304 頁。
[22]朱磊《中國古代的北斗信仰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68 頁。
[23]（梁）陶弘景撰，趙益點校《眞誥》卷 15《闡幽微第一》，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267 頁。

北辰玉君。”[24]將鬼官北斗與天上北斗對應區分，依然可見其中強烈的道教傳統色彩。

有關死後世界的北斗信仰，從古墓壁畫中也可以大致確認。如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 13 號墓出土四世紀後半期的紙畫，畫面描繪了當時富裕地主豪奢的莊園生活，一般被命名爲 “莊園生活圖”，據學者對畫中諸多因素的綜合考察，實則當爲 “來迎升天圖”[25]。此 13 號墓 “來迎升天圖” 畫面，上空繪製有清晰可見兩個北斗七星，用 “異時同時畫法” 將時間的經過凝縮而展示在同一個畫面上。這種情況也存在於吉林集安長川一號五世紀前期的高句麗墓壁畫上，此墓中壁畫藻井上畫有兩個北斗，一實一虛，南面的七顆星由黑色虛線聯成勺形星座，北面由黑色實線連成北斗[26]。另據阿斯塔那 605 號墓，出土木棺上也繪有北斗七星圖，反映了十六國時期西域地區的北斗信仰與升天觀念。

（三）北斗信仰與閻羅王信仰的融合

十王之中，閻羅王的地位尤其特殊，如 P.2003《十王經》全名《佛說閻羅王授記四衆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標題那樣，釋迦牟尼佛宣佈閻羅王在未來世將成佛（普賢王如來），普勸四衆預修生七齋，往生淨土。同時又因爲發願 “地獄未空，誓不成佛” 被廣爲弘揚的 “幽冥教主” 地藏菩薩，常常出現在閻羅王旁邊，監督其審判亡者，閻羅王也被視爲地藏菩薩的化身，受到民衆的廣泛信仰。北斗（北辰）在國家祀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按《史記・ 天官書》云: “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27] 北斗因其標識性強的特點經常充當天帝的標誌。《十王圖》中，閻羅王被畫成帝王形象，正與傳統北斗信仰中的天帝、王權象徵相符。

唐代佛經中，有關北斗信仰已有明確的記載。據中唐不空譯《北斗七星護摩秘要儀軌》: “北斗七星者，日月五星之精也。曩括七曜，照臨八方，上曜於天神，下直於人間。以司善惡而分禍福。群星所朝宗，萬靈所俯仰。若有人能禮拜供養，長壽福貴。不信敬者，運命不久。是以祿命書云：世有司命神，每至庚申日，上向天帝陳說衆人之罪惡。重罪者則徹算，輕罪者則去紀。” 據學者研究，唐以前密經中的星斗崇拜已被漢化，從北斗崇拜本身來看唐代的四部北斗經文，其產生的順序是：金剛智所譯《北斗七星念誦儀軌》，一行所撰《北斗七星護摩法》，不空譯《北斗七星護摩秘要儀軌》，內容最詳細最晚產生的《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是將北斗信仰融會貫

[24]《道藏（全 36 册）》第 11 册，上海書店，1988 年，45 頁。

[25]白須淨眞《シルクロード古墓壁画の大シンフォニー：四世紀後半期トゥルファン地域の「來迎・昇天」壁画》，白須淨眞編《シルクロードの來世観》，東京：勉誠出版，2015 年，55-88 頁。「來迎・昇天圖」可參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新疆出土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 年，29 頁。

[26]溫玉成《集安長川高句麗一號墓的佛教壁畫》，《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64-68 頁。

[27]《史記》卷 27《天官書第五》，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1291 頁。

通之後的作品[28]。唐宋時期是北斗信仰的興盛時期，佛教深受道教北斗信仰的影響，視北斗爲佛或觀音，頂禮膜拜。佛教中的北斗崇拜基本上是照搬道教北斗信仰的相關內容[29]。

經過南北朝時期佛教與道教的相互影響與滲透，道教的星斗崇拜，在六朝時已逐漸影響到佛經的傳譯[30]。北斗信仰逐漸被佛教所吸收，呈現出一種獨特的北斗信仰風貌。這種情形與敦煌本祿命書 P.2675《七星人命屬法》中源自本土北斗信仰的星命術被道教與佛教相繼吸收改造的事實是一致的[31]。因此，從時間的先後上看，北斗七星出現在《十王圖》的閻羅王冕旒上是可以理解的。即《十王圖》展現的地獄審判中，北斗信仰與閻羅王信仰發生疊加融合，其主要原因是在重獲新生的功能上，北斗的 “主死回生” 與佛教的輪迴轉生達到了一致[32]。

宋代以後，北斗信仰在敦煌依然流行。如 P.2649《宋初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醮奠文》記載：“維大宋太平興國九年歲次甲申三月辛亥朔二十二日壬申，勅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師並中書令燉煌王曹延祿，請室清壇……奉請東王父、西王母、北斗七星、光鼓織女、先生（聖）先師，後師神師，七十二神符史，垂架雲降下，天符地符之主，合共就座，佇設微禮。” 按醮奠文中，祈請的東王公、西王母等諸神具有明顯的道教色彩，而 “先聖先師，後師神師” 則蘊含混雜儒道的意味，體現了民間信仰固有的本土化特點。

《十王圖》中，畫家將閻羅王繪成頭戴冕旒的人間帝王形象，顯然是基於儒家的君臣觀念，將地獄之主閻羅王比照人間皇帝而創作的結果。換言之，《十王圖》中主生死的北斗信仰是本土信仰，而非來自印度佛教。閻羅王冕旒之上繪北斗七星，進一步將民間信仰包括道教星君信仰與北斗信仰合二爲一，集中體現了儒釋道三教思想的融合。

小結

本文以《十王圖》的資料調查爲線索，初步梳理了敦煌本《十王圖》中閻羅王與北斗七星圖出現的情況。分析十王座次與榜題可知，在《十王經》編撰之初，十

[28]吳慧《“北斗八女” 考：另附漢譯密教佛經中南斗北斗之漢化分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 年第 2 期，58 頁。

[29]朱磊《中國古代的北斗信仰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年，167 頁。

[30]蕭登福《道教星斗符印與佛教密宗》，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 年，9 頁。

[31]陳于柱《占卜、佛道、族群：敦煌寫本祿命書 P.3398〈推十二時人命相屬法〉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206 頁。

[32]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陳于柱先生的指點，謹致謝忱！ 參見陳于柱《占卜、佛道、族群：敦煌寫本祿命書 P.3398〈推十二時人命相屬法〉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11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209 頁。

王之間的關係並不明確，閻羅王與五道轉輪王常發生座次矛盾，而在單幅畫本《地藏十王圖》上，座次矛盾逐漸淡化。《十王圖》上出現的閻羅王頭戴冕旒，並繪有北斗七星圖的現象，是佛教傳入後，基於中華思想的天人感應與本土信仰，將閻羅王信仰與北斗信仰結合的結果。北斗主死回生與閻羅王主宰冥府以及佛教的輪迴轉世觀正好一致，體現了儒釋道三教思想的融合。佛教通過吸收中土原有的民間信仰與之混雜疊合，擴大了佛教傳播的影響。敦煌本《十王圖》中所見冥界北斗信仰現象，爲我們認識信仰的傳播與佛教中國化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子。

圖 1 P. 2003

圖 2 Ch.0021

圖 3 P. 2870

圖 4 P.4523

圖 5 MG.17662

圖 6 MG.17795

圖 7 EO.3580

圖 8 EO.3644

圖 9 MG.17794

圖 10 靜嘉堂藏

圖 1～圖 10 均引自國際敦煌項目（IDP）網上提供的照片資料。

（作者爲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講師）